

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基本特征与培育路径——基于伦祖利“三环理论”

郭轩宇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连，116000；

摘要：研究拔尖创新人才不仅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需求，也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将“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结合伦祖利的“三环理论”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进行理解和定义。在这一理论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定义不仅是智力高于常人的个体，还应具备创新能力和内在驱动力与责任感；拔尖创新人才的三大基本特征分别为：稳定性与发展性并存；内在创造力转化为创新成果；个人兴趣与远大志向的结合。最后，为有效培育我国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三条培育路径：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创造力由内而外的转化以及从意识、实践与环境打造三方合力促进个体志趣生长，以期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育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人才培养；三环理论

DOI：10.69979/3029-2735.26.03.032

引言

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使得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成为了各国教育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在此背景下，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成为了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议题。然而，目前阶段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仍存在着“政策先行、理论滞后”的矛盾。在核心概念尚不明确、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推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会导致工作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从而影响实施效果。因此，现阶段急需引入合适的理论来厘清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内涵，明确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特质，并探究其培育路径，以此来为构建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育体系提供坚实的支撑。

1 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界定

1.1 伦祖利“三环理论”核心内容与理论应用适切性

1978年美国心理学家伦祖利提出的“三环理论”则占据了人才理论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位置，它既回应了特曼以来以刻板的量表测评为核心的“人才识别”传统^[1]。之后又补充了《马兰德报告》中对资优定义的不足，尤其在动态性和教育干预的层面做出了重要补充^[2]。其中，“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包括了一般能力（如抽象推理、语言理解、记忆等，通常通过传统智力或能力测试测量）和特定能力（在特定领域，如音乐、数学、艺术、领导

力等表现出的潜能）^[3]。这虽然不一定要个体“超级卓越”或者处于人才顶尖的前1%，但“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能力的人在从事各个特定领域的工作时都能或有潜力能处于前15到20%的位置”^[4]。而“任务承诺”是一种聚焦于特定任务或问题的动机形式。任务承诺不同于一般的驱动力，它更着重强调了个体为了达成目标而付出的努力、毅力以及不懈的追求^[5]。它不仅来源于个体对任务的内在兴趣和热情，还表现为在面临挑战和挫折时能够持续努力、克服困难，不会轻易放弃对目标的坚定追求^[6]。最后，“创造力”则是指发散性思维（产生多种想法）和聚合性思维（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结合，还包括冒险、对模糊性的容忍度以及挑战现状的意愿^[7]。“三环理论”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定义和培养提供了更加全面、立体的视角。

1.2 伦祖利“三环理论”视角下中国“拔尖创新人才”概念的建构

伦祖利的理论强调，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是资优人才的基础^[8]。但人的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的，“拔尖”的状态并非一时的优越，也不是静态和瞬时的，而是在变化的环境和挑战中持续发展，动态变化的^[9]。作为我国提出的一个政策性话语，“拔尖创新人才”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这个概念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具有卓越人才的特殊关注，也凸显了此类人才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因此在伦祖利“三环理论”视角下，本文认为“拔

尖创新人才”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可以呈现出以下三个重要特征：首先，“拔尖”就意味着这类人才在智力、学业或实践能力上展现出卓越的能力，处于同辈中的领先地位。其次，“创新”不仅要求个体具备杰出的智力和学术能力，更强调其在跨学科整合、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方面的综合素质^[10]。最后，“人才”则不仅要具备国际视野、扎根中国特色与人文关怀，更应在深厚的兴趣驱动与坚定的志向引领下，将个人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时代需求相结合，成为心怀“国之大者”、能够担当民族复兴与人类福祉使命的践行者。

2 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特质

2.1 相对稳定性和发展变化性的统一

创新潜能的稳定性是指在个体身上所形成的持续、本质、一贯的心理特征。但这种稳定是相对意义上的，并非一成不变的。绝不是一朝是“神童”，就会一劳永逸地永远禀赋优异、超乎常人^[11]。不同类型与程度的天才行为，能够在特定人群、特定时间与特定情境中被培育并展现^[12]。这说明，正是因为个体的创新潜能存在相对稳定的先天倾向，我们才需要去“发现”和“因材施教”；也正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发展变化性，我们的“因材施教”才有意义。二者统一，意味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并非是一种无视个体潜力特征的机械化塑造，而是建基于其先天倾向与既有认知结构的动态建构过程。

2.2 内在创造力和外显创新成果的统一

内在创造力指个体在认知、思维和情感上的潜在创新能力，表现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解决能力，而外显创新成果则是将这种创新潜力转化为实际的创新产品、技术或解决问题的方案^[13]。目前研究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体制遏制了学生的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对拔尖创新学生来说，他们更容易触碰到应试教育的制度边界，对应试教育的约束和限制有更强的感受，或者说应试教育的种种不利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巨大^[14]。”尽管传统学校教育常常被诟病会遏制学生的创造力，但如果我们能克服学校教育的一些弊病，将创新教育理念引入教学并适当改变教学方式。

2.3 自我兴趣与远大志向的统一

兴趣是个体对特定事物的自发性喜爱与关注，体现着个体的心理倾向性；而志向则指向个体对未来目标和人生追求的明确意愿，具有目标导向性和长远性；而二

者结合形成的“志趣”是在兴趣基础上升华而形成的稳定追求，既包含个人喜好，又指向长远目标，是个体持久的内在动力与价值导向。志向作为一个更加稳定、崇高和具有整合性的精神内核，能够为长期乃至终身的奋斗提供持久的动力。“志趣”并非“志”“趣”简单相加，或者说不是“志向”和“兴趣”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价值关涉的整体性概念^[16]。将“自我兴趣”与“远大志向”结合，实际上是在学术实践中，个体通过认同社会的价值观，逐渐超越个人兴趣，最终形成一种内在动力，使得个人兴趣与社会需求相一致，而这一过程就是个体价值自觉的形成。

3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路径

3.1 从差异尊重到多元展现：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化培育的三维框架

“传统的教育教学过于强调标准统一，导致个体在强大的同一性驱使下遮蔽了自我，难以遵循个体的天赋与优势发展自身的独特能力，妨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在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过程中，首先应树立“尊重差异”的培育理念，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信条、个性化学习理念和因材施教的教学观。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摒弃传统人才选拔的“统一标准”和“单一尺度”，而要以包容、鼓励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学生，从而避免个体在同质化氛围中失去自身独特性。其次，在培育模式层面需创设“发展差异”的培育模式，通过设置多样化的培养目标、创新教学方法及完善多维度的选拔机制，形成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这种培育模式不是简单地通过比较来划分等级，而是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其特点的发展机会，让各类创新人才都能脱颖而出。最后，在评价层面要构建“多元包容”的评价体系，建立“一标+多标”的评价标准，设计“知识+素养+特长”的综合评价内容，综合使用多种评价方法来形成促进人才多元发展的评价机制。

3.2 贯通选拔、培育与教学：实现创造潜能社会化转化的系统机制

首先，在人才的识别与选拔环节，建立以创造潜能、实践能力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尤为重要，同时还要强化早期识别机制，使学生的创造潜能及时得到发现，为后续创新成果的外显转化奠定基础。其次，在创造力培育的环节，学校应营造自由、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

鼓励学生在探究与实践激发并完善自身的创造潜能。同时,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产学研协同平台,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创新实践机会。借助国际合作与跨学科学习等手段,使学生能够吸收前沿理念,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拓展创造性思维的广度与深度。“相较于通过鼓励和保护内在动机,以及通过练习提升判断力,个体的同化可能更少依赖于父母和教师,因为所有的儿童都有同化的能力”。因此在教学层面上,教师应承担识别、激发学生创造潜能的重要任务,推动教育过程从“知识导向”向“能力导向”、“创造导向”转型,并且教师应帮助学生培育自主掌控的能力,确保他们能够主导自己的学习过程。

3.3 意识激发、实践涵养与环境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志趣”的生成

“志趣”的培育可以通过“主体意识激发—实践活动涵养—优化育人环境”三者的有机统一来实现。“天赋人才不仅要有足够的选择和空间来调整心智结构,还需具备主动调整心智结构的意识和能力,即在“自由”中实现“自主。”这就要求教育者首先应通过引导的手段来“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主动地进行自我反思,将自身的兴趣逐渐升华为对学术理想与社会责任的自觉认同。此过程不仅是学习动机的激活,个体主体性的确立,更是“志趣”形成的起点。其次,在实践活动涵养层面可以通过开展丰富的科研实践活动,使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检验并深化学术志趣。科研实践不仅是知识的具体应用,更是“志趣”生成的“催化剂”,通过亲历科研过程,学生可以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感悟学术研究的意义,完成从外在参与到内在认同的转化,使“志趣”由抽象理念转化为持久的学术驱动力。最后,在优化育人环境层面,应依托学校内部及学校间的各类学术共同体,为学生的“志趣”发展提供持续而专业的支持。通过教师的个性化指导,以及相同或不同研究领域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构建开放共享的学术生态,从而共同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志趣”的生成与成长。

参考文献

- [1]Terman L M.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M].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16. 157-167.
- [2]Marland S P. Education of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U.S.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R].
- [3]Renzulli R S. The Three-ring Conception of Giftedness:A Developmental Model for Promoting Creative Productivity[A].
- [4]Renzulli, J. S. What makes giftedness: Transla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J].Thresholds in Education,(1989),15, 4-8.
- [5]Joseph S. Renzulli & Sally M. Reis. 丰富教学模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5
- [6]Renzulli, J. S. (2002). Expanding the conception of giftedness to include co-cognitive traits and to promote social capital. Phi Delta Kappan, 84(1), 33-40, 57-58.
- [7]彭婵娟,李树英,周昊,等. 拔尖创新人才: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J].教育发展研究,2024,44(24):1-8.
- [8]陆一,史静寰. 志趣: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J].教育研究,2014,35(03):48-54.
- [9]RENZULLI J S. Reexamining the role of gifted educ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 a four-part theoretical approach [J].Gifted Child Quarterly,2012,56(3):150-159.
- [10]褚宏启. 英才教育的争议分析与政策建构——我国英才教育的转型升级[J].教育研究,2022,43(12):113-129.

2025年度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
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项目批准号:JG25DA016